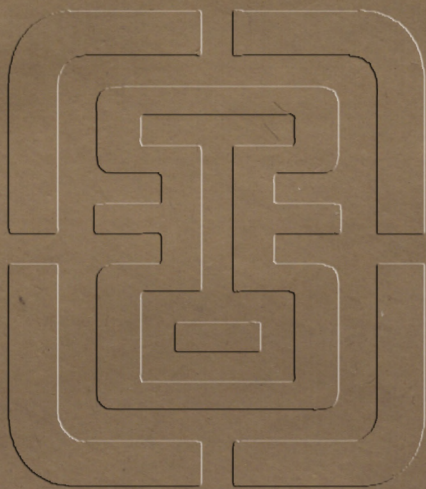




三百五

子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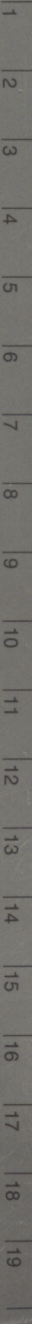


說

苑

11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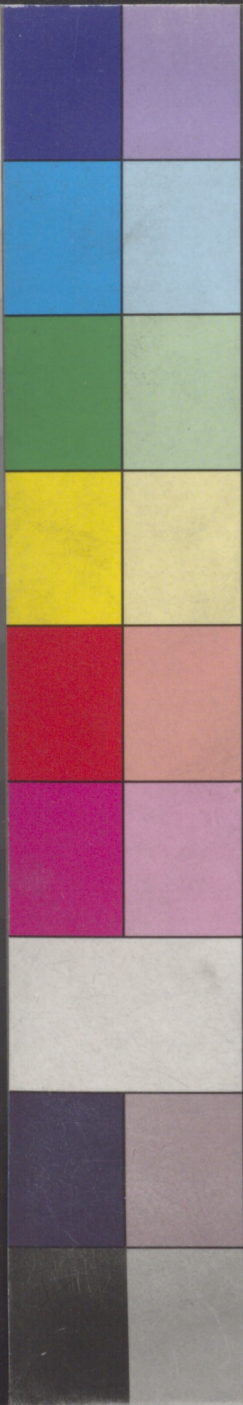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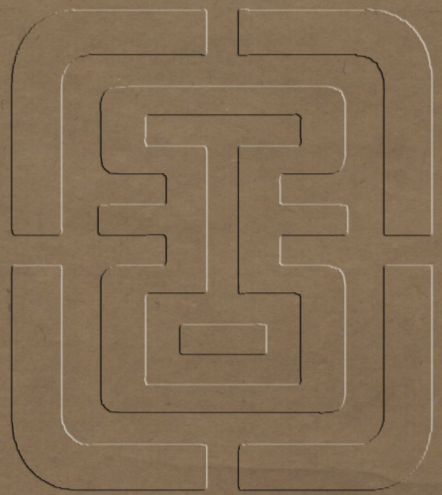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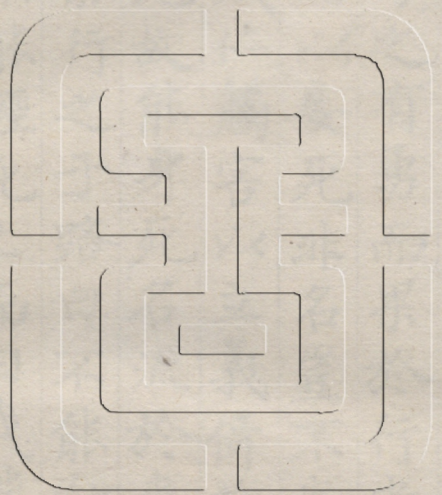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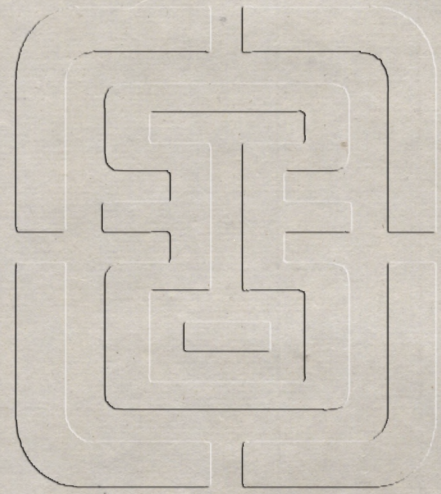




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  
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  
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  
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  
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  
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  
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



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  
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  
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  
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  
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  
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  
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  
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

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  
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  
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  
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  
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  
非士之恥也未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  
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  
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  
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

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脩之孔

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

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  
曰請以此備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  
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  
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  
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  
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  
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

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  
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  
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  
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  
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  
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  
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  
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

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  
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  
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  
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  
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  
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  
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  
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  
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

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  
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  
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  
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  
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  
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  
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  
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

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  
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  
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  
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  
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  
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  
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  
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  
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  
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  
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  
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  
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  
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  
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  
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  
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  
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  
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  
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  
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  
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  
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  
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  
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

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

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

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  
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  
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  
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  
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  
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  
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

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  
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  
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  
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  
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  
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  
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  
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  
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  
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  
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  
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  
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  
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  
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

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  
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  
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  
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  
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  
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  
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  
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

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馮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

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

劔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  
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  
自知以為存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  
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  
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  
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  
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  
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

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  
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  
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  
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  
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  
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  
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惰行也吾

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  
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  
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  
與之城北餘子田獨後至袪衣將入  
鼎曰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  
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  
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  
有功者用田為始田曰吾聞廉士

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  
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  
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反其僕  
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  
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  
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邢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  
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  
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  
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  
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  
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賸可謂守節  
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  
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  
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  
齊也聞蓋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  
三十里毋入以歎之故已而使人謂歎  
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  
萬家歎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  
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二君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  
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  
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



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  
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歎布衣  
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  
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  
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  
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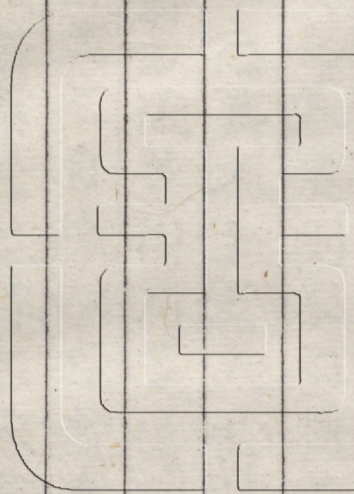
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  
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  
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  
焉冬處於山林食杼粟夏處洲澤食菱  
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  
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  
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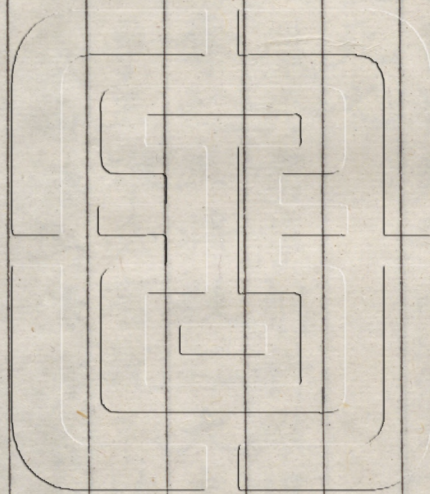
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徃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

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



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爰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



言苑卷五  
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  
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  
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  
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  
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  
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  
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  
隱於中悃悃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

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  
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  
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  
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  
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  
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  
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  
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

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外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

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

言苑卷五  
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  
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  
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  
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  
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  
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

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  
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  
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  
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  
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  
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  
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  
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  
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  
臣猶貴仁况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  
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  
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  
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  
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

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  
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  
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  
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  
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言苑卷五  
景公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  
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  
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  
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  
五人妻之篋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  
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  
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篋  
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

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  
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  
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  
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  
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  
誹謗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宵譽諛之聲日  
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  
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  
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勗力  
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  
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  
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  
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

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  
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  
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  
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  
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  
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

言苑卷五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  
賊而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  
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  
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  
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  
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  
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  
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  
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  
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  
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  
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  
帝善之後卒為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  
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  
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

言苑卷五  
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  
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救百姓  
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  
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  
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  
措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  
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

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  
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  
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  
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  
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  
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  
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

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  
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  
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  
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  
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  
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  
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

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  
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  
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  
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  
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  
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  
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  
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

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  
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  
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  
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  
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  
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  
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  
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  
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  
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  
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

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  
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  
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  
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  
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  
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  
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

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  
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  
故于公由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  
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  
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  
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  
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



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

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乎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

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

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盃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

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  
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  
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  
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  
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  
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  
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  
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

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  
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  
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  
之曰一人三夫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  
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  
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母乃不可乎  
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  
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

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  
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  
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  
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  
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  
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  
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  
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收下而無所德  
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  
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  
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

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蝮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蝮蝮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蝮蝮巨虛蝮蝮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蝮以走蝮非性之愛蝮蝮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蝮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

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也夫禍亂之源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尼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

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戒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  
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  
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  
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  
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  
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  
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

皆後之臣聞國君殺士無所取忠臣大  
夫殺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  
殺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  
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  
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  
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  
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  
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



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  
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  
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  
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  
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八穴皆  
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  
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  
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

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縣上山中而  
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  
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  
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  
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  
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  
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  
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

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  
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  
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  
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  
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  
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  
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

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  
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  
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  
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  
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  
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

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

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

言苑卷六  
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  
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  
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  
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  
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  
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  
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  
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

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  
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  
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  
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  
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有餘人皆絕

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權而罷居二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  
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  
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  
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  
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  
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  
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  
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  
不能動宣孟止車為之下殮自含而舖  
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飢  
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  
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殮  
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  
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

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  
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  
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  
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請為  
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反走且對曰  
何以名為臣是失桑下之餓人也還鬪  
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  
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

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  
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  
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  
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  
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  
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  
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

言苑卷六  
私通盜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  
史從史懼亡歸盜自追遂以侍兒賄之  
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不信曰公何為者  
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  
盜乃敬謝曰公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  
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  
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盜遂歸

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  
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動  
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  
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  
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子重其  
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繕宮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  
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

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  
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  
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  
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  
車庫中水漿毋人口者三日以禮豫讓  
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  
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

命女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  
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  
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  
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  
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



葵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  
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  
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  
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  
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購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  
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  
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

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  
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  
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  
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之木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  
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  
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  
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  
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  
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  
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  
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  
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  
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  
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  
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

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  
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  
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  
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  
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  
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  
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  
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  
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皆嬴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  
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  
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  
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  
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  
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  
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  
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

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  
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  
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  
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  
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  
之竟以為卿  
北郭駮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  
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  
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

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  
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  
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  
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  
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  
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  
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  
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  
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  
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  
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  
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

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拂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濤邪得穀百車蟹罍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

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

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  
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  
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  
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  
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  
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  
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  
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歃之父爭田  
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歃為僕  
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  
池二人浴於池歃以鞭扶織織怒歃曰  
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  
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  
納之竹中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  
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



說苑卷第六  
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  
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  
以至焉

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  
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  
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  
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  
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  
以聖王光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  
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

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極機之禮壹妃匹  
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  
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  
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  
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  
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

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  
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  
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  
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  
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  
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  
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  
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  
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  
岸竦則必阨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  
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響銜者非千里  
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  
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  
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  
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

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  
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  
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  
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  
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  
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

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  
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  
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  
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  
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  
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  
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

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  
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  
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  
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  
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  
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  
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  
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

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案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糜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

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  
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  
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  
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  
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  
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  
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  
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

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  
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  
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  
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  
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  
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  
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

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

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

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  
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  
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  
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  
務則害之也農耒其時則敗之也有罪  
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  
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  
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  
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

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  
賢君之治國其政乎其吏不苛其賦斂  
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  
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  
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  
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  
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  
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



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

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

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

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

邑則否有事乃載禪謀與之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  
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  
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  
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  
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

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  
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  
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  
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  
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  
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  
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

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  
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  
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  
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  
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  
恤諸孤而寡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  
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  
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

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三馬，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者，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者；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  
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  
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  
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  
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  
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  
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  
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

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  
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  
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  
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  
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  
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

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辭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



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  
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  
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  
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  
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  
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  
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

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  
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  
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  
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  
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  
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  
之令口如耳

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  
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  
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  
揚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  
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  
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  
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  
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  
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

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  
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  
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社  
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  
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  
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  
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

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備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

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

言苑卷八  
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

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  
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  
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  
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  
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  
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  
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

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  
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  
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  
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  
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  
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

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  
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  
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  
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  
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  
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  
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  
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  
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  
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  
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  
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  
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  
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  
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  
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

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  
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  
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  
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  
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  
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  
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曰胡不使內勿  
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

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  
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  
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  
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  
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  
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  
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

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  
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  
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  
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  
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  
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  
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

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  
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  
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  
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  
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叔  
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  
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  
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叔門之漁有親者



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